

只剩下风的声音

庞白

读《山海经》是一件有趣的事。首先，读起来不费力气，即使古文功底欠佳，也不影响了解其中所述；其次，每一篇，都能让人长见识，甚至可以说随意读一篇或者任何一段，都可以领略到山川湖海的不同风貌。而且随着年龄增长，读《山海经》获得的信息会延伸，这有些神奇。“东五百里”“又东三百里”“又西两百七十里”，有时，我会拿来一张老地图，找这“东五百里”是哪里？“又西两百七十里”又是哪里？如果正好手指在地图上绕来绕去，停下来那个地方正好自己去过，晕头转向的同时，莫名其妙的便会有了些感慨。感慨之后，不由得惊奇，这是什么句式啊，一会东一会西的。但正是这些一会东一会西的文字，让自己产生一种飞来飞去感觉，像被它们携带着在大开大阖的山川湖海间穿梭往返。

后来，读雷平阳的诗《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七条支流》：“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/向南流1公里，东纳通甸河/又南流6公里，西纳德庆河/又南流4公里，东纳克卓河/又南流3公里，东纳中排河/南流3公里，西纳木瓜邑河……又南流48公里，澜沧江这条/一意向南的流水，流至火烧关/完成了在兰坪县境内130公里的流淌/向南流入了大理州云龙县……”见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首诗的句式新鲜，我便觉得奇怪，这样的句式，怎么能算新鲜呢？《山海经》里比比皆是，而《山海经》成书的时间大约是在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啊。雷平阳这首诗的重点显然不是句式，是借助久违的句式呈现山川掩藏着的意蕴。至于他要呈现的意蕴或者说读者感受到的是什麼，那就见仁见智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《山海经》里对夸父的描写，引起了我的好奇。《北山经》里有句，“有鸟焉，其状如夸父，四翼、一目、犬尾，名曰𪔐，其音如鹤，食之已腹痛，可以止衄。”讲此鸟状如夸父，有四只翼，却只有一只眼睛，还长有狗尾，还叫声如鹤。夸父如果长成这样，也实在是长得太有个性了。《东山经》里有句，“有兽焉，其状如夸父而彘毛，其音如呼，见则天下大水。”这个夸父，与前一个又不同了，尤其是声音。但不管如何，《山海经》里，夸父不仅一个形象，更是一种象征。《海外北经》：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渴欲得饮，饮于河渭，河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。化为邓林。”《大荒东经》：“大荒东北隅中，有山名曰凶犁土丘。应龙处南极，杀蚩尤与夸父，不得复上，故下数旱。早而为应龙之状，乃得大雨。”如果讲，这两节对夸父故事的描述比较“平淡”，那么《大荒北经》对夸父的描写就不但“详细”，而且有“感情色彩”多了：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成都载天。有人珥两黄蛇，把两黄蛇，名曰夸父。后土生信，信生夸父。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，逮之于禺谷。将饮河而不足也，将走大泽，未至，死于此。应龙已杀蚩

尤，又杀夸父，乃去南方处之，故南方多雨。”这后三段描述加起来，差不多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追日英雄夸父的故事了。

读《山海经》时，你会在那字里行间看到上古的山岳、河流、物产、矿藏、气候、植物，在天地间清晰、灵动起来。虽然不知道它们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，天地阴阳连接处将会出现哪些奇幻诡异，但你不会担心，更不会害怕，甚至连联想可能都不会有。想象力极奇丰富，语句没有丝毫闪烁迟疑，它毫不容置疑地告诉你，“又西二百五十里，曰柄山，其上多玉，其下多铜。滔雕之水出焉，而北流注于洛。其中多羴羊。有木焉，其状如樗，其叶如桐而荚实，其名曰菱，可以毒鱼。”“西北海之外，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。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，直目正乘，其瞑乃晦，其视乃明，不食不寝不息，风雨是谒。是烛九阴，是谓烛龙。”少年时读神话故事，我会一边看一边告诉自己，“假的，编出来的。”现在这个念头渐渐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隐约约对上古时代的好奇和向往。

随着视野扩大，《山海经》不但是空闲时的娱乐之书，有时还成了行程的“备忘录”——找到到过或者所到之处附近的山河，划上横线。当然，不仅为“备忘”，横线旁边，还会写上几句只有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句子。我很少在自己的书上写写划划，做各种标记，不过，我的《山海经》例外。在《山海经》上标注的那些句子，后来有一些出现在我的一本名为《唯有山川可以告诉》的散文诗集里，成为某章散文诗中的句子，或者标题。

读《山海经》时，我没想到，读书时标注的句子会成为我这本书的一部分。当年，整理汇编《山海经》的人们，他们又是怎样想的呢？

《唯有山川可以告诉》第一辑第二章《只剩下风的声音》是写广西猫儿山的：

“南山经之首曰鵕山。其首曰招摇之山，临于西海之上……丽麇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海……”猫儿披青绿衣裳，站云雾中，送漓江和资江远去。

它马一样，仰天长嘶，期待越岭之巅峰身一跃。

这段话，出自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第一篇，是全书记载的第一座山。文中招摇山的地理位置，有四种讲法：一为今岷山；二是今雅鲁藏布江源头的狼阡喀巴布山；三指今广东连县；四即今广西兴安县的苗儿山。其中，认为招摇山是广西猫儿山的说法最有可能。猫儿山海拔2141米，是广西乃至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，山中及附近一带以产桂著称，从招摇山发源的丽麇水是漓江的说法也顺理成章。“丽麇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海”，此海应是北部湾了，而我住在北部湾之滨。

《山海经》这部以神话为主的古籍，就这样以贴身的方式和我相处日久。



舞 王慧 摄

依依桂香暖

方丽清

那日上班的路上，才出大门，突然间像是掉进了香窟，一粒粒香腻的桂花仿佛是一夜开出的，在青碧的枝柯间柔软而蓬松。清凉的晨间，清凉的风里，清凉的衣裙，胳膊是裸露的，脚踝是裸露的，桂香沾沾粘粘，丝丝缕缕，无边无涯的，那样的香。我捻了几粒桂花，轻黄细小的碎花伏在手心，香气却是那样的醇厚浓烈。地上也有一点落花，却是少，有时想看落花，须得赶在环卫工人清扫之前过来。落花，从来都是看花的一部分，松绿色石砖上点点黄花，有让人低回的悠远。

每年的仲秋，桂花总要如期而至，匆匆然几日。形容梅花、水仙的香气，用“冷”字很搭，冷冷的香。形容桂花却要用“热”，热烘烘的香。这可能与季节相关。桂花开在九、十月间，正值仲秋，早晚清凉，午间，却是热哄哄的热闹，一街的香气，一街的行人车辆。除了季节，桂香属“暖香”，也和桂香的香味熨帖有关。街对面的一家湘菜馆，有一道桂花山药，山药切斜而大的片，裹浆，下油锅炸，外韧里脆，起锅码盘，勾芡，撒桂花，摆好的盘子里雪白的山药，朱红的圣女果，翠碧的黄瓜，星星点点不吝嗷的许多的金黄桂花。桂花香被高温一激，袅袅婷婷的绕过来，如冬日拥炉，如锡壶热酒，如春晓苦短日高起的暖被，如少年红烛昏罗帐里的软语，说不出的温暖醇香，让人从心底到百骸的柔软熨帖。

《红楼梦》第八回中，“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，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，竟不知系何香气……”，宝钗面冷心冷，就连服用的膏丸也谓“冷香丸”，那无事忙的宝玉如何会爱得宝姐姐。不过这冷香丸，倒是让我悠然神往了一下，女孩子的体香混着花蕊的幽香，到

底是美丽的。冷香丸里没有配桂花花蕊。

这条街上多桂树，对于懒惰如我的人来说，这是福气，一出门，就是列列的桂树。桂树和人仿佛，一条街，原没有高下的区别的，如今却出落得参差有别。属药房门口的两棵桂树出落得最足。不知几年了，树冠团团，说“亭亭如华盖”，应是俗了，却是最应景，一年四季树叶阴阴。因为阴阴，容易让人忽略了它，以为就该这样，来来去去里，只是淡然，仿佛一团绿色的影子。只是花开的日子里，会忽然惊起，留意到它的不一样来。记得上月已经开过一次，这次又开，且开得密而香，有些意外，有些惊喜，似乎是得了一笔意外之财。是月桂吗，也没见它月月都开，我无从考证。那几日，来来往往里经过树下，被香气引诱着，忍不住驻足，在树下略站一站，假装等人，假装有事，假装若无其事。此时，树间有花开，地上有落花。太白先生说，“花间一壶酒，”此时正合一壶酒。太白先生又说“独酌无相亲”，有约不来或是无人可约时，这酒，也喝得孤独。想起丰子恺的一幅画，“小桌呼朋三面坐，留将一面与梅花”，老先生真是高味，此时，这虚位正合留给桂花，一半惺惺，一半相惜，一半期待，一半欣喜，就像一个老友，一个挚友，年年相约，就在秋日。我不爱酒，此时，可以做的，大略是在晚间，“我舞影凌乱”，黄月亮的影子，碧桂叶的影子，以及凌乱舞姿的影子，影子里是一地细碎的落花。

花果同人，也说性味归经，桂花的花果根均有散寒破结功效，如此说来，桂树是一棵温暖的树了，心中无结，内心温暖。

九月底的时候，第二轮桂花开得这样好。